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局外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内容概要

《局外人（权威全译·插图典藏版）》是加缪的成名作，堪称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著名的小说之一，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与世界、人生疏离、到哪里都是“局外人”的感觉。他不仅在母亲的葬礼上无动于衷，而且在偶然的情况下成了杀人犯、被判死刑时，也冷漠如初。加缪通过对默尔索这个典型人物的冷静刻画，深刻地标明了所处世界的荒诞和人自身的荒诞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阿尔贝·加缪（Albert Camus，1913～1960），法国作家、哲学家。
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，认为人生是荒谬的，人不能理解世界，但又不能屈服于这个世界，只能以反抗的方式去肯定人生，赋予人生以价值。
代表作有《局外人》与哲学论文集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等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目录第一部第二部

章节摘录

第一节　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
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：“令堂去世。
明日葬礼。
特致慰唁。
”它说得不清楚。
也许是昨天死的。
养老院是在马朗戈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。
我明天乘午后两点的公共汽车去，下午到，赶得上守灵，晚上即可返回。
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。
事出此因，他无法拒绝。
但是，他显得很不情愿。
我甚至对他说：“这并不是我的过错。
”他没有搭理我。
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句话。
反正，我没有什么必须请求他原谅的，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。
不过，到了后天，他见我戴孝上班时，无疑会作此表示的。
似乎眼下我妈妈还没有死，要等到下葬之后，此事才算定论归档，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。
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，天气很热。
像往常一样，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。
他们都为我难过，塞莱斯特对我说：“人只有一个妈妈呀。
”我出发时，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。
我有点儿烦，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。
几个月前他的伯父死了。
为了赶上公共汽车，我是跑着去的。
这么一急，再这么一跑，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，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，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，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。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正靠在一名军人身上。
他冲我笑笑，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。
我懒得说话，只应了声“是”。
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。
我是步行去的。
我想立刻见到妈妈。
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。
由于院长正忙，我就等了一会儿。
这期间，门房说着话，而后，我就见到了院长，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。
这是个矮小的老头，佩戴着荣誉团勋章。
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，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，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。
他翻阅了一份档案，对我说：“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。
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。
”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，赶忙开始解释。
但他打断了我：“您用不着说明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看过令堂的档案。
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，她需要有人照料，您的薪水却很有限。
把她送到这里来，她会过得好一些。
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
”他补充说：“您知道，在这里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，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

的兴趣。
您年纪轻，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。
”　　的确如此。
妈妈在家的时候，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，一言不发。
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，她经常哭，但那是因为不习惯。
过了几个月，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，她又会哭的，同样是因为不习惯。
由于这个原因，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。
当然，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，且不算赶公共汽车、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。
　　院长一直说个不停，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的话了。
最后他对我说：“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。
”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，他领我出了办公室。
在楼梯上，他向我解释说：“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，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。
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，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，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。
”我们穿过一个院子，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。
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出声了。
我们一走过，他们又聊起来了，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。
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，院长与我告别：“默尔索先生，我失陪啦，我在办公室等您。
原则上，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。
我们要您提前来，是想让您有时间守灵。
再说一点，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，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。
这件事，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不过，还是想告诉您一声。
”我向他道了谢。
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，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。
　　我走进小屋，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，墙上刷了白灰，顶上是一个玻璃大棚，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，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。
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，钉得很浅，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。
在棺材旁边，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，身穿白色罩衫，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。
　　这时，门房走进屋里，来到我身后。
他大概是跑着来的，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：“他们给盖上了，我得把盖儿打开，好让您看看她。
”他走近棺材，我阻止了他。
他问我：“您不想看？
”我回答说：“不想。
”他只好作罢。
我有些难为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
”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，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。
我回答说：“我说不清。
”于是，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，没有瞧我一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明白。
”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眼睛，面色有点儿红润。
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，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。
女护士站起身来，朝门外走去。
这时，门房对我说：“她长的是一种下疳。
”因为我没听明白，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，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，在齐鼻子的地方，那绷带是平的。
在她的脸上，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。
　　她走出屋后，门房说：“我失陪了。

”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，他又留下了，站在我后面。
背后有一个人，这使我很不自在。
这时整个房间满是夕阳的余晖。
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。
我觉得困劲上来了。
我头也没有回，对门房说：“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？
”他立即答道：“五年了。
”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。
接着，他大聊特聊起来。
在他看来，要是有人对他说，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，那他是难以苟同的。
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，又是巴黎人。
他说到这里，我打断说：“哦，您不是本地人？
”这时，我才想起，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。
他劝我要尽快下葬，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，特别是这个地方。
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，他已经告诉了我，他曾在巴黎待过，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。
在巴黎，死者可以停放三天，有时甚至四天。
在此地，可不能停放那么久。
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，实在叫人不习惯。
他老婆在旁边，提醒他说：“别说了，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。
”老门房脸红了，连连道歉。
我立即进行调和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”我觉得老头讲得有道理，也有意思。
在小停尸房里，他告诉我，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。
自己身体结实，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。
我向他指出，归根结底，他也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。
对我这个说法，他表示不同意。
在此之前，我就觉得诧异，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“他们”“那些人”，有时也称之为“老人们”，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。
显然，他以此表示，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。
他，是门房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还管着他们呢。
这时，那个女护士进来了。
夜幕迅速降临。
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。
门房打开灯，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。
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，但我不饿。
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。
我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，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。
我喝掉了。
之后我想抽烟，但我有所犹豫，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。
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无伤大雅。
我递给门房一支烟，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，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。
这是院里的习惯。
我得去找些椅子，弄些咖啡来。
”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。
耀眼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，使我备感困乏。

他回答我说，那根本不可能。
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，要么全开，要么全关。
之后，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。
他进进出出，把一些椅子摆好，在其中一把椅子上，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。
然后，他在我的对面坐下，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。
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，背对着我。
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。
但从她手臂的动作来看，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。
屋子里暖烘烘的，咖啡使我发热，从敞开的门中，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。
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。
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。
我刚才合眼打盹儿，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惨。
在我面前，没有一丝阴影，每一件物体、每一个角落、所有的曲线，都轮廓分明，清晰醒目。
正在此时，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，一共有十来个，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，静悄悄地挪动着。
他们都坐了下来，没有弄响一把椅子。
我盯着他们细看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。
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枝末节我都没有漏过。
然而，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，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。
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，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突出。
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。
男人们几乎都很瘦，个个拄着拐杖。
在他们的脸上，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：不见眼睛，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混浊的光。
这些人一落座，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，拘束地点点头，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，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。
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。
这时，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，轻轻晃动着脑袋。
一瞬间，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：这些人似乎是专门来审判我的。
过了一小会儿，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。
她坐在第二排，被一个同伴挡住了，我看不清她。
她细声饮泣，很有规律，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。
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。
他们神情沮丧，满面愁容，一声不响。
他们盯着棺材，或者自己的手杖，或者随便什么东西，但只盯着一样东西。
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。
……

编辑推荐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代表作！
零度写作人生的荒诞与虚无！
冷酷而动人的极简主义小说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